

吴梅村生平创作考论

王 于 飞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梅村生平创作考论 王于飞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重庆博士文丛)

陈犀苑原稿 王于飞原稿

I ①吴 ②王 ③吴伟业 (吴源 吴源)
—人物研究②吴伟业 (吴源 吴源) —诗歌—文学研究
IV ①吴 ②王 ③吴伟业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0000 号

吴梅村生平创作考论

王于飞 著

责任编辑 李盛强

封面设计 金桥楠

技术设计 刘黎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00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200 千字 插页 源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陈犀苑原稿 王于飞原稿

定价：25.00 元

序

王于飞博士的著作《吴梅村生平创作考论》即将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任何人写的任何书出版都令人高兴，现在出版的有些书实在只能让人皱眉。它们既没有为人们提供新的知识，也不能为人们思考某些问题提供某种新的思路，在学术上毫无贡献，甚至只是制造新的混乱，在表述上也以艰深文浅易，或夹缠不清。好的通俗读物还能带给人阅读的乐趣，它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这样的书出版当然不会令人高兴。王于飞博士的这本书不是这样，关于吴伟业其人其事其文，关于明末清初的历史事件和当时士大夫的心态等等，他都有很多新颖精到的见解，行文也流畅生动，因此这是一部值得读而且具有较强可读性的学术著作。两年前我读到这部书稿时的喜悦心情至今记忆犹新，现在它即将正式出版，或许能把这种喜悦带给更多的同好，因此我感到高兴。

从吴伟业登上社会舞台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是一个引人关注的热点人物，前哲时贤已对他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近年来叶君远先生等所作的探讨尤为细致，似乎已经题无剩义。王于飞博士知难而进。他不把眼光局限在对吴伟业本人生平事迹细节的考订上，而是拓宽视野，以吴伟业为考察范围的圆心，向四周伸展开去。明末清初朝廷党争异常复杂，清初党派之争又与满汉之争交织在一起，波谲云诡。王于飞博士对这些历史事实的原委了然于心。他把吴伟业看作透视明末清初各种社会矛盾的一个聚焦点，同时又以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为背景来观察吴伟业其人其行。这样他

对当时历史环境的描绘就显得洞达通透,所勾划的吴伟业的形象也就具有立体感。这种写法似乎放得很开,但作者眼神笔意又始终不离研究对象吴伟业本身。在这种大背景中观察吴伟业,与他有关的事件的真相往往看得更清楚透彻。如第一章从科举考试录取的程序和当时朝廷党争的格局,特别是首辅周延儒政治态度的微妙变化,来分析吴伟业能高中榜眼的原因,就可谓阐幽烛隐,洞中肯綮。

但本书中最令我感兴趣的,还是王于飞博士对吴伟业等明末清初人士在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复杂曲折心路历程的分析。过去我们对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人物的评价,往往按爱国还是卖国、忠贞还是奸佞分类排队。认为应予肯定的则揄之九天之上,认为应予否定的则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考虑问题一般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每个人的是非观念一般也不可能截然分明。过去那种简单化的评论,实际上遮蔽了人的心理性格的丰富复杂性。王于飞博士认为,至迟从宋代开始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明代经济政治等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已使当时的民众和士大夫的生活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即对个人价值的重视已经超过对社会群体道德价值的重视。吴伟业就是反映这种变化的一个典型。无论是在明代末年的仕与隐,还是在清代初年的出与处,他考虑的基本出发点都是个人的荣辱得失,而不是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或某种道德信念。当时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还有较大的惯性威慑力,吴伟业也不得不常常用这套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但这种表达往往是言不由衷的。他在明亡后所写的《临春阁》、《通天台》、《秣陵春》三剧,表面上都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兴亡之感和故国之思,过去的研究者也都是这样来理解和评价这几个剧本的。王于飞博士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剥离了它们的这层外衣,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些剧作中,吴伟业实际上对国家民族的观念非常淡

漠，梅村三剧的核心其实都是对个人遭际得失的感叹。遵循这一思路，王于飞博士还对明末清初与吴伟业相关的人士的内心世界和品格作了分析。如他指出历来为人们所称颂的东林党和复社人士的行为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自己的初衷，演变成了肆无忌惮为本帮派谋利益的行径；明清易代之际人们对吴伟业等知名人物出处的关注，也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考虑的。有些分析和描述真称得上曲尽其情，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王于飞博士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他对有关历史事实已达到完整准确把握，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关注当代学术思潮的走向，吸取了近这些年来人们对人性的新的认识，有了观察历史和人性的新的观念和视角。当代人研究历史上的人和事，自然可以利用新的手段和工具，发现某些新材料，揭示某些被掩埋的历史真相。但当代人所具有的最大优势，还在于根据自己所处的特定现实和自身的独特感受，从新的方位和角度，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作出新的观察和评价，为人们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提供某种新的思路。这种观察和评价反过来又反映了当代的思想潮流，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所以研究历史问题的人，一定要关注现实，关注当代学术思潮的走向。那种认为研究历史问题的人就可以埋首于历史材料而对现实社会及当代学术思潮不闻不问的观念，无疑是错误的。

我还想强调的是，王于飞博士的这本著作语言非常流畅生动，可以使人获得阅读的乐趣。对一本学术著作来说，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我想这与王于飞博士多才多艺有关。他除潜心读书治学外，还擅长演讲，喜爱书法、绘画、音乐，还经常和一班朋友登山临水，探幽揽胜，切磋字画的鉴赏与古董的收藏，对品诗论文、琢句炼字兴味盎然，乐此不疲，是一个真正富于文学艺术气质、真正热爱文学艺术、真正愿意以此为生涯的人。从他对吴伟业“梅村体”的细致入微的辨析中，从他对吴伟业诗作剧作的品赏中，我们

都能感受到他的这种气质。一个人能从事他真正喜欢的职业,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也比较容易做好。

王于飞博士先在杭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我们得以相识。后来他又在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忝为其导师。前后倏忽已近十年,深得相益之乐。在读期间,我的老师徐朔方先生也给了他很多指点。论文答辩时,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等对他的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现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经过认真修改即将出版,命序于我。我学殖荒陋,不足为王君引重,推辞再三,而王君执意甚坚,欲以记一段因缘,故勉为奉命,略缀数语如上。王君获博士学位后,又进入四川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项楚先生。精进不已,复逢名师,必能取得更为可观的成果,企予望之。

廖可斌

國曆年 月 日于杭州

论文提要

本文研究吴伟业的行实及诗歌创作。

吴伟业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清初诗坛“江左三大家”。其诗作以七言歌行见长,并创立独特的艺术风范,世称“梅村体”。自崇祯初年起,吴伟业凭借出色的文才进入仕途,并被深深卷入朝廷政治和党社斗争中。在政治斗争的风浪里,吴伟业时起时落,一直等待着一展才能济时救世的机会,但明朝的灭亡使他的努力被迫中断。入清后,吴伟业作为明朝遗民隐居在家,致力于文学创作,又从事着复杂的社会工作。他主持江南文社,暗中交通残明势力,与反清遗民密切往来,同时又联络官府和朝廷,希望争取到出仕的可能。顺治九年,吴伟业受到地方和朝廷官员的举荐,并于次年出仕清廷,官至国子监祭酒。但清廷的满汉斗争断送了吴伟业的政治前程。伟业在朝廷中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先后获罪被遣,吴伟业也不得不请假回籍,家居直至病故。

明清交替的时代背景、复杂的民族矛盾与激烈的政治斗争使吴伟业的政治抱负无法施展,坎坷一生充满忧患,但也使他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伟业诗最早学杜甫,有较强政治色彩,崇祯末年又学习齐梁民歌,有不少绮靡的艳情诗。入清以后,国破家亡的忧愤和兵火流离的现实使伟业的诗风有所改变。他一方面继承杜甫以诗存史的文学传统,诗笔涉及广泛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又注重个人生活经历和内心体验,通过个人的悲欢离合反映时代社会的巨大变迁。吴伟业的“梅村体”借鉴齐梁体七言歌行的韵律特征,又学习元、白体歌行的叙事手法,抒写时事,哀乐缠绵,一时称为绝调,对当时及后世诗歌创作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文以上、下两编分论吴伟业的行实和诗歌创作。行实论部分以伟业与明清两朝政治党争的纠葛为主线,澄清伟业生平的一些迷误,并对其真实心态作较深入的剖析。文中尽力通过对伟业的个案分析折射明清之际社会风气和士人风习的演变,并着力揭示不同时代背景中政治斗争、民族矛盾及党派倾轧对士人心态的刺激和影响。创作论部分以‘梅村体’的形成过程为主线,分析吴诗思想情感内涵、表达手法及审美特性的渊源及其具体表现。具体分析中力求透过作品字面意义,深入作者的创作心态,解读出作者的创作本意。

元明以后,中国进入专制社会末期,随着传统社会沉痾痼疾的进一步加剧,传统道德规范及士人心态也都出现相应的变异,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认真分析。满清政权入主中原,又阻滞了社会崩溃的进程,历史发展的脚步出现停顿甚至倒退,这一现象是怎么发生的,士人阶层在这一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作用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对吴伟业的分析只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环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努力。

粵語研習社

栽音世
室作辛
栽音世
室作辛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目 录

序	(员)
绪论	(员)
上编 吴伟业生平考论	(缘)
第一章 崇祯年间的仕与隐	(缘)
第一节 少年才俊	(缘)
第二节 中举和登第	(员)
第三节 社局中的吴伟业	(圆)
第四节 辞京之后	(猿)
附论	(源)
一、东林与世道人心的崩坏	(源)
二、复社与专制王朝的没落	(缘)
三、吴伟业与士人精神的颓丧	(远)
第二章 顺、康年间的出与处	(愿)
第一节 明亡后的哀伤与失落	(愿)
第二节 出仕前的沉沦与自救	(怨)
第三节 出仕的努力与前景	(员)
第四节 出仕与辞归	(员)
第五节 退隐余生	(员)
第六节 生命的终结	(员)
附论	(员)

一、多尔衮时期的朝政与所谓“党争”	(吴梅村)
二、陈名夏之死与顺治改制内幕	(吴梅村)
下编 梅村诗歌平议	(吴梅村)
第一章 吴伟业诗歌分期及其艳体诸作	(吴梅村)
第二章 七言歌行的演变与“梅村体”	(吴梅村)
第三章 梅村体的发轫及其艺术特征	(吴梅村)
第四章 生命与艺术的高峰	(吴梅村)
附论 梅村剧作心迹寻踪	(吴梅村)
一、悲愤无处说的《临春阁》	(吴梅村)
二、关注沦落命运的《通天台》	(吴梅村)
三、寻求解救之道的《秣陵春》	(吴梅村)
四、两个话语系列	(吴梅村)
引用书目	(吴梅村)
后记	(吴梅村)

绪 论

自章学诚将‘我注六经’的命题颠覆为‘六经注我’，有关这个问题的曲解或误读就屡有发生。若干年后，克罗奇又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几经辗转，在学术领域中，以当代人为中心，以研究者自我为中心的研究风气已成为一种时尚。即使是论析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更多的研究者也满足于单方面站在现当代人的立场，从本时代人的需要出发对之作出评判与褒贬。

把一切历史都作为当代史来再造、重塑，‘历史’对于‘当下’的实用价值得到极度的突出，强横的态度迎合了本时代人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心态，作为一种较为流行的做法自有其道理。但这样做的同时，历史事实的客观真实却难免受到漠视甚至歪曲。很明显，当历史发生的时候，虽与后来若干年代的‘现当代’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联，却绝不以后来某时代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存在为“现当代人”现实需要服务的义务与功能。因此，“六经注我”一类说法虽不乏豪情与诗意，却不能过于当真，对历史的基本真实还应该有基本的尊重，就如同本时代人也希望后人在议论我们自己的时候，除他们的时代立场以外，也能站在我们时代的立场上，也对我们的基本真实多一点尊重。

不可否认，每一时代的人都有其特殊的价值取向、认识眼光，并也创造着其特殊的认识价值，无论对其本时代的人与事，还是对以往某个时代的人与事。就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研究而言，从现

实层面看,其价值主要在促进现实人生的思考,而从人类发展进程看,其价值则在于推动认识长河的演进。既然每一时代的人看待问题的眼光与水平都以前人的积累为基础,那么,每一时代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肩负着积累经验和提高水平的责任,为自己,也为后人。

因此,历史研究的价值,首先就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真切认识基础上。得失的检讨与评价的好坏反倒是退居其次的问题。

这一观点,是我在论析吴伟业时所持的基本态度。

三百多年前的某个残冬,苏州邓尉山上,一块新立的墓碑上刻着‘诗人吴梅村之墓’。一个把梅花嵌入自己名字的诗人就长眠在梅林的深处。他到来的时候,梅花还没有开,他躺下,暗香冉冉,在疏影横斜中幽然浮动,夜月寒潭被浸染得凄伤,而那只有七个字的墓石,则在这清寂的暗香里,将一种寥落弥漫到山野,弥漫到每一个访客的肌骨眉宇之间。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无论在生前还是去世后的三百多年中,无论作为诗人还是评价各异的历史人物,吴梅村都不是一个受人冷落的人物。关于他的人和诗都不时成为人们关注和议论的话题。只是,随着时世的推移,随着这些关注与议论的层层包裹,吴伟业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历史真实也渐渐模糊,渐渐被人世的风尘有意无意地湮没。

如果不专以文学,而是以一种考古学的眼光来看待吴伟业,这个人物身上除文学价值以外,还应该有更多的历史文化信息。把这块‘文化化石’本身曾具备的历史真实与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放在一边,仅对它身上几百年尘封的积垢做一次清理,就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吴伟业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真实的?如果这种真实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衰减,那造成这种衰减的原因又有哪些?它们又是怎样造成这些衰减的?

毋庸置疑,岁月的悠远,记载的失散最容易给历史造成迷雾,

这是我们研究任何历史人物或事件都将遇到的困难,就算这些记载没有散失,它们的真实程度以及彼此之间的矛盾□悟也会给我们带来困惑。生活在吴伟业同时或是稍后的人们常常有传闻和记载上的失实,这种失实有的是无心之失,有的则是有意为之。如吴伟业在什么时候投师张溥,又在什么时候产生了邓以□转世为伟业的传说,这些传闻的起因是什么,等等,都值得人再三玩味。再深入一个层次,吴伟业本人讲述自己的事情也有不尽不实之处。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如果想要隐瞒些什么,吴伟业不必说谎,只需在讲述的内容和方式上稍做“处理”讲一些东西,不讲一些东西,有些东西多讲,有些东西少讲。编纂诗文集的时候,删除一些敏感内容的作品,或者将诗文编序做一些调整,都可以将许多真实的东西隐藏起来,或者使人产生视角上的偏差。例如,在吴伟业的笔下,很难看到他和自己老师张溥的交往情况。伟业学诗于张溥,诗集中却没有一首相关的作品,倒是张溥的集子里留下不少跟伟业唱酬的诗作,反映出师生之间的诗酒往还。《复社纪事》是关于复社兴起及活动情况最权威的记录,但吴伟业在文中极力淡化自己的参与成份及活动情况,对复社兴衰的整个过程也讲得畸轻畸重,以致文章传出的当时,就引起计东等人的质疑。等等。

凡此种种,都是我们探寻历史本原时客观存在的理障。但更难发现和去除的,却是存在于我们自己头脑中的理障,即研究者自身观念与视角的偏差。如果我们囿于吴伟业文学家、诗人的身份和声名,不能把他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存在,把他当作一个曾经生活在某个现实世界中的普通人,就很难对他的种种现时心态作准确的把握,很难读懂梅村诗文的真正内涵,也很难理解吴伟业身上那重重迷雾是怎么一层层笼罩上去的。

以下我们要做的,就是这种探寻历史本原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希望能立足于现代人的立场去平视历史,选取吴伟业作为专门对象,以他的生平事迹和创作为切入点,旁涉明清之际朝政

的更迭、党争的兴衰及相关文人群体命运的隆替,对数百年前的时代生活作再现式的还原,对当时的文人、政客作同情式的理解,尽可能清理出因人物自身的掩饰或因岁月沧桑而沉埋的历史本来面目。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人物作品的评价或者对人物文学道路的描述,也大多出于还原的目的,同时,也希望能有认识能力和水平上的进步和提高。

有关吴伟业的生平事迹,前贤已有较充分的研究,今人叶君远先生的研究成果尤堪注意。他十年前与冯其庸先生合著《吴梅村年谱》,近年又出版《吴伟业评传》、《吴伟业与娄东诗传》等专著,对吴伟业的行实作过精详的描述。因此,笔者不再对之作一般性介绍。为避免重复和散漫,本文把吴伟业的行实放在党争和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以期对吴伟业及其时代作出更加深入具体的说明。